

面料师三部曲  
之一

The Physiognomy

# 千面之城

[美] 杰弗里·福特 (Jeffrey Ford) 著  
马菁菁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面相师三部曲  
之一

# The Physiognomy



## 千面之城

[美] 杰弗里·福特 (Jeffrey Ford) 著  
马菁菁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面之城 / (美)福特著;马菁菁译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 2009.9

(面相师三部曲)

ISBN 978-7-80225-628-6

I. 千... II. ①福...②马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05214 号

---

**The Physiognomy by Jeffrey Ford**

Copyright © 1997 Jeffrey Ford

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

the author,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SA.

through Jia-Xi Books Co., Ltd., Taiwan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

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.

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千面之城

(美)杰弗里·福特 / 著 马菁菁 / 译

责任编辑:李曼

装帧设计:荆棘设计

版式设计:秦嶷

---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刚

社址: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010-65270477

传真: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刷: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开本:880 × 1240 1/32

印张:7.875 字数:156千字

版次:2009年9月第一版 200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80225-628-6

定价:20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。四点整，我离开了铜墙铁壁城。当时天色灰暗，秋风萧瑟，我门前突然停下了一辆四轮马车。此时一阵大风从身后刮起，险些把我手里的文件刮落在地。这些文件事关一项重大任务，是一个小时前我的主人德拉奇坦·比洛（Drachton Below）交付给我的。车夫敞开车门，这家伙胖得像头猪，长着一口烂牙，眉毛浓密，眼窝深陷，我一看就知道他爱做白日梦，不时还会自慰一下。“到属地去！”他冲我大吼一声，声音具有极强的穿透力，把我的衣领都震得抖了一抖。我点点头，上了车。

一会儿工夫，我们已经飞驰在城内的大街上，冲向城门。路人看到马车，纷纷向我行一种奇怪的一指礼，这是近来人们流行的一种问候方式。我也想回礼，可是当时只忙着看他们的面相，根本无暇顾及。

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醉心于用卡尺寻找隐藏的

“灵魂”，现在，就连眼前一晃而过的一张面孔都能引发我莫大的兴趣。对于我来说，一个鼻子就是一首史诗，一片嘴唇就是一出戏剧，一只耳朵就是一部讲述人类堕落的长卷史书。眼睛是有生命的，我的眼睛就在不倦地思考。长夜漫漫，我们在路上飞驰，穿过大山隘口，越过颠簸的路面，一直走到路的尽头。那头脑简单的车夫让马儿一刻不停地飞奔，不给它半点喘息的机会。我带了一盏化学药品灯，这是我的主人新近发明的，借着亮黄的灯光，我详细地读完了文件。我要去的地方是北方边境的矿城亚拿玛索贝（Anamasobia），主人疆域内最偏远的一座城镇。

我一遍遍读着这份文件，直到文字失去了字面含义。我一遍遍擦拭着手里的工具，直到刀锋中映出自己的样子。我出神地盯着月光下的湖泊和诡异的森林，盯着一群群陌生的动物，看它们受到马车的惊吓四散而逃。灯光渐渐暗了下去，我准备好了一针“纯美”，缓缓注入胳膊。

灯光暗了，我的情绪开始兴奋，只觉得脸颊开始发热。我的眼之心灵看到了这份文件中跃然而出的形象——一种据说来自人间天堂的白色圣果，具有一切超自然的魔力。圣果在亚拿玛索贝城教堂祭台的玻璃下面躺了好多年，成熟得恰到好处，丝毫没有腐烂的迹象。

若干年前，当地的矿工在格罗纳斯（Gronus）山下的地道开采时，凿穿了一堵墙，进入了一个有池塘的天然地穴，发现了一具木乃伊，他干枯的手里捧着的正是圣果。这则故事曾经引起了铜墙铁壁城市民的极大兴

趣。不过也有很多人并不相信，觉得这不过是蠢人编出的谎话。

主人交付任务时一阵狂笑，同时提醒我，三年之前，我曾偷偷贴着枕头嘀咕，对他的长相品头论足，微词颇多。听了这话，我顿时惊呆了，双眼睁得滚圆，没想到他的威力竟然无处不在。这时他向脖子上注射了一剂“纯美”。针管活塞将紫色液体缓缓推入鼓胀的血管，他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。随后他拔出针头，简单地留下句话：“我不看，可我听。”

我咬了一口白色圣果，有东西从里面飞了出来，在马车里扑扇翅膀，缠住了我的头发，之后便消失了。这时主人德拉奇坦·比洛出现了，面带微笑地坐在我对面。“到属地去。”说着，他给了我一支烟。他一袭黑衣，头上系着块女用的黑头巾，几年前我看他的面相就知道此人心狠手辣，目中无人，现在他涂了腮红，画了眼线，更让人不寒而栗。最后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让我睡了过去，然后谜一样地消失了。

我梦到马车停在了一处寸草不生、阴风萧瑟的高原之上，月光下远处的群山若隐若现。周围的温度骤然降低，我冲出马车，想知道为什么要停在这儿，却发现发现自己说话时都会呼出水气。看着这儿繁星点点，天空澄澈，我闭上了嘴。我盯着车夫，看他下了马车，向远处走了几步，用鞭子前头划出了一个圈，把自己围在里面。然后他站在圈子中央，冲着山头咕哝了几句。我朝他走去，而他拉开裤子开始小便。

“这是干吗？”我问道。

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说：“人有三急，大人。”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这个圈，还有那些话。”

“一点小情况。”他答道。

“说来听听。”我坚持要求道。

他解决完问题后拉上拉链，转身对着我。“看，”他说，“我觉得你不明白自己是在哪儿。”

我盯着他耳垂上夸张的装饰，忽然有了一个念头：主人派我执行这次任务可能就是要有去无回，因为我曾经低声咕哝，对他轻率无礼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问道。

他举起手向我走来，我觉得自己开始蜷缩，可是他又轻轻地把手放在我肩上。“给我一脚，只要你能好受些。”说着，他在我面前弯下腰去，掀起后面衣服的长摆，做好了挨打的架势。

我踢倒了面前的椅子，一下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还在车里。我睁开眼睛，感到车已经停了下来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透过左边的窗户，我看到有个人站在那儿等着，身后是一座完全以木头构筑的原始城镇。城里隐隐呈现的山峰大概就是格罗纳斯山——富含蓝矿，是铜墙铁壁城充足的燃料来源。

收拾东西之前我好好打量了一下这个陌生人。他的头颅像马，眼距很宽，下颚突出，一看就知道为人善良，是个没什么大作为的公务员。我认为他值得信任，想和他认识认识。我打开车门，他停下口中的哨声，走过来和我打招呼。

“欢迎来到亚拿玛索贝城。”他说着伸出手来，还戴着手套。他的下巴较尖，显得人不那么胖了，肥大的下颌恰好掩饰了覆咬合的毛病。我握住了他的手。“我

是市长巴塔多(Bataldo)。”他自我介绍道。

“面相师克雷(Cley)。”我对他说。

“幸会幸会。”他说。

“遇到麻烦了？”我问道。

“先生，”他的眼泪好像就要掉下来，“亚拿玛索贝城出了个大盗。”他帮我提起箱子，我们一起走在一条坚硬的泥土路上，这也是小镇中唯一的一条路。

我们一边走，市长一边介绍沿途风光。他告诉我一处处建筑的名称，说它们是多么美，多么有用。他给我讲了很多当地的逸闻趣事，想拉近我们的距离，不显得那么客套。我看到市政厅、银行、酒馆都是用碎木拼成的灰木板造的，屋顶盖着板岩。其中有些建筑十分高大，还用了一些质朴的装饰，比如剧院，一些木板上刻有脸孔、野兽、闪电和十字架。人们在银行的南墙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市长对此津津乐道。

“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住在这种地方。”我充满同情地对他说。

“天知道，我们是动物，大人。”他无奈地摇摇头叹道，“不过，我们可以开采蓝矿。”

“是的，很好。”我说，“曾经有一次我在铜墙铁壁城的科学大厅里看了次展览，一只猴子用鹅毛笔在羊皮纸上把‘我不是猴子’这句话写了五百遍。每一行字都相当隽秀，颇显功力。”

“太奇妙了。”他说。

他领着我走进了市中心一座破旧的四层小楼：斯克里(Skree)旅馆。“我把整个四层全给您订下了。”市长说。



我没说话。

“这儿服务很好。”他说，“克里玛(Cremat)好极了，所有的酒都很棒。”

“克里玛。”我嘴唇动了一动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看到路的左边走来一位很老的蓝人。巴塔多注意到我一直盯着这个步履蹒跚的老人，就向他挥挥手。老人也举起手来，但是一直没抬头。他的皮肤湛蓝，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一样。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问道。

“老矿工们终日在矿尘里工作，逐渐变得和矿尘一样，最后浑身都僵硬了。如果他家里穷，就把他当成矿石卖了，价格按相当于他自身重量一半的纯矿石计算。家里还过得去的就让这位矿工成为‘硬化英雄’，永远立在镇子里，以纪念他过人的勇气，给年轻人做个榜样。”

“真野蛮。”我说。

“他们大部分人活不了那么久，”市长说，“矿山塌方、天然毒气泄漏、黑暗中失足跌倒、精神崩溃……这些都可能发生。像那位比坦(Beaton)先生，”他指着那位年长的蓝人说，“下个星期，他就会出现在某个地方，硬得像块墓碑，了却悲惨的一生。”

市长领我来到旅馆大厅，告诉那儿的人我到了。我们礼貌地互致问候。经营斯克里旅馆的是年长的曼塔基斯(Mantakis)夫妇，从长相看来，他们都体现了面相学读本里常提到的一些经典错误。大自然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才让这老头的头颅长成这个模样。它太瘦小了，装不下一颗智慧的大脑；而且也太长了，几乎和我的前臂一样。曼塔基斯先生亲吻我的戒指时，我

觉得实在不能对这个人有什么高要求。我冲他微微一笑，赞许地点了点头，这和打狗的时候可不一样。旅馆老板娘脸尖齿利，看她的模样我就知道，以后和她金钱交易时一定要清点零钱，核对数目才行。环视这家旅馆，地毯破破烂烂，吊灯摇摇摆摆，一副灰暗衰败的模样，令人心情沮丧、萎靡不振。

“您有什么特殊要求吗？”曼塔基斯先生问。

“早上洗个冷水澡，”我告诉他，“而且必须要绝对的安静，让我好好思考自己的发现。”

“我们希望您在这儿——”老板娘话没说完，我摆摆手打断了她，要求去自己的房间。曼塔基斯先生拿起我的箱子，领我上了楼梯。市长说，他四点钟会派人来接我。“我们有个集会，正式欢迎您的到来，先生。”他在我身后大声说道。

“就这么办。”我说着，走上了摇摇晃晃的楼梯。

我住的地方十分宽敞——两间大屋、一间卧室、一间办公室。办公室里有一张书桌、一张实验桌和一条长沙发。地板吱扭作响，窗户瑟瑟透风，不时能感受到北国秋风的凉意。墙纸是绿色竖条和粉色小花的图案，让人想起狂欢节。

在卧室里，我发现了一位市长提到的硬化英雄，着实吓了一跳。一位穿着矿工外套的老人身躯微弓，立在墙角，捧着一面椭圆长镜。

“我哥哥亚顿（Arden）。”曼塔基斯先生说着，把箱子放在床边，“我可不愿把他送去城里做燃料。”

曼塔基斯先生要走时，我叫住了他，问道：“你知道人间天堂之果吗？”

“十年前找到它的时候，亚顿正好在那儿，”他慢吞吞地讲着，“它是纯白的，像个熟透的梨，让人特别想咬上一口。”他说着张开了嘴，给我看他满口排列不齐的黄牙。“加兰德(Garland)神父说不能吃。它能让人长生不老，这是有悖于上帝的意愿的。”

“你相信这种蠢话？”我问道。

“您说什么？”他不敢相信我的问题。

“你相信这种说法？”

“我相信您相信的一切，大人。”他说着后退了几步，离开了房间。

## 2

石化的亚顿手捧一面镜子，我一边打量着自己，一边考虑如何解决手头这件案子。主人把我赶到这座边境小城来确实是为了惩罚我，可我却不能因此敷衍了事。要是我胆敢逃避责任，他肯定了如指掌，不是对我处以极刑，就是送去劳动营改造。

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短短十五年内成为头等面相师。年复一年，我不厌其烦地进行面相研究。拉特罗比(Latrobian)狼人血洗环墙后面的城镇后，是谁发现它附身于一个六岁女孩儿之体？早在拉苏卡(Rasuka)上校的真面目尚未显山露水时，是谁看出他有谋反倾向，为主人及时避免了一场政变？包括比洛在内的许多人都说我是最出色的，我可不想破坏这个好名声。不管案子多么微不足道，不管发生在多么隐蔽的地方，我都会全力以赴。

很明显，这项工作是给刚毕业的学生做的，他们难

保有时会被工具弄伤。这件事引起的宗教影响至今仍让我的后腿隐隐作痛。我想到自己当初恳求主人消灭一切宗教。在铜墙铁壁城里已经没人信奉宗教了，所有居民都对比洛绝对的忠诚，因为主人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人人都愿意为他效命。不过在属地之外，无生命的偶像仍然起着支配作用。比洛回答道：“随他们废话去吧。”

“这有悖自然。”我反驳道。

“我才不管呢，”他说，“我就是违反自然常理。宗教与恐惧有关，而奇迹就是妖魔。”他优雅地伸出手，灵巧地从我脑后拿了一枚鹅蛋。他把蛋在桌边一磕，跳过去一只蟋蟀。“你明白吗？”他问道。当时我才注意到，他的两条眉毛是相连的，每一处指节上都长着绒毛。

“纯美”具有不可名状的威力，在我体内扩散开来，渐渐幻化成一幅幅图景，一声声低语，一阵阵香氛。在镜中自己的映像背后，我看到了一个长满了白玫瑰、灌木篱和牵牛花的花园，然后它一点点地变成了铜墙铁壁城的样子。有铬制的尖塔、透明的穹顶、高高的塔台、连片的城墙，阳光下它们都闪闪发光，引发无限遐想。不过眼前的景象开始旋转模糊，最终我又回到了斯克里旅馆，呆坐在死气沉沉的房间里。

我觉得那药捉弄了我，本来应当持续两个小时的幻觉，现在缩成了几分钟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因为镜中我身后出现了一个人，他是我在面相师学院的导师，弗洛克(Flock)教授。

教授十年之前就已离开人世了，可是镜中的他看

上去依然充满活力。他亲切友好地看着我，但实际上正是因为我告发了他，他才被遣送去了最艰苦的劳动营——远在南部边陲的硫矿。

“教授，”我没转身，借助面前的镜子和他对话，“很高兴见到您，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。”

教授还是沿袭了在学校的习惯，穿了一身白衣。他向我走过来，把手放在我肩上。我能感受到它的分量，就好像教授确实站在我身边一样。“克雷，”他说，“你把我推向了死神，现在又叫我回来？”

“我很抱歉，”我说，“但是主人不能容忍你讲授宽容。”

他笑着点点头。“是我太笨了。我来向你道谢，把我那些出格的念头消灭得一干二净。”

“你不记恨于我？”我问道。

“当然不会，”他说，“我罪有应得，理当像一片火腿一样忍受炙烤，在硫磺火焰上窒息而死。”

“不记恨就好，”我说，“我应当如何处理这桩案子呢？”

“第十二条，”他答道，“亚拿玛索贝城是个封闭的环境。仔细看看城中的每样事物，琢磨自己的发现，找找一切与盗窃有关的迹象，看哪些表现了人们在宗教精神方面寄望于奇迹产生。”

“最后这点怎么看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当成一处瑕疵、一块胎记、一个疣、一颗长有黑毛的痣。”

“我正是这么想的。”我说。

“克雷，”临走前他叮嘱道，“要进行全面检查。每

一块石头、每一道裂缝都不要放过。”

“嗯。”我答应道。

我躺在床上环顾四周，亚顿的立像好像在缓缓移动，他手里的镜子变成了一帘瀑布。不时听到远处传来曼塔基斯夫妇的声音，充满了欲望和暴力。我独自一人，不禁回想起上次的浪漫邂逅。

那是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刚刚忙完格鲁里格（Grulig）案。这桩案子可不简单，遇害的财政部长身首异处，作案手段残忍无比。处理完之后我打算放松一下，就来到了城市之巅。我乘着玻璃观光梯上了六十层楼，来到了透明穹顶之下。这里是间小酒吧，摆着桌椅供人消遣，朦胧的光线中一名女子正在演奏竖琴。眼前的景象仿佛囊括了整个世界，让人别无他求。

我走到窗边一个年轻女子身旁，告诉她我想和她喝一杯。我不记得她的名字和长相了，只记得一种独特的气息。这绝非香水的味道，而像种成熟的甜瓜。她跟我提到她父母，提到他们遇到的麻烦，还提到了她的童年。后来我不愿再听那些琐事了，就给她五十比洛，让她陪我到公园兜风。

路上我给她调了杯鸡尾酒，趁她不注意时加了一点“纯美”。一般人是不允许碰这药的，所以我觉得此举可能会产生奇妙的效果。喝完后她开始歇斯底里起来，不论冲着什么都大吼大叫。我把她抱在腿上，让她乖一点。最后，她和死去的哥哥喃喃对话，而我一直抚摸着她，安慰着她。

她躺在石头砌成的战争纪念碑一角，身旁是棵摇曳的橡树。她的裙子掀了起来，双腿指向天狼星方向。

我把寻乐子的命根插进皮手套的食指里，避免直接接触她的身体，一会儿工夫就完事了，因为我早已熟谙个中门道。“我爱你。”说着我走了，把她留在那儿。后来我一直在想她会不会想着我。我心里既甜蜜又失落，就这样进入了梦乡。北方的寒风吹得窗户噼啪作响，墙纸随着风声哗哗起伏。

四点的时候，曼塔基斯夫人的声音把我叫醒。“谁？”我问道，“比坦先生来了，他陪您去市长那儿。”我很快从床上爬起来，清醒了过来。换好衣服，梳了梳头，我还舔了舔牙齿。穿外套时，我忽然想到了比坦这个名字。下楼来到大厅时我看到了比坦，一下回忆了起来。他弯腰驼背，浑身湛蓝，好像随时会倒下来。看到我后，他向前费力挪动了几步，动作迟缓，足足过了一杯茶的时间，才把一封市长的信交到我手上。他说话的时候，嘴角掉下一些蓝色尘屑，飘落在地板上。

信中写道：“大人，今早您对比坦表现出非常的兴趣，我觉得您可能想进一步研究研究他。如果他无可挽回地僵在了路上，您沿着那条路一直走就可以到我这儿了。你的巴塔多。”我刚读完信，却发现比坦已经呼出了最后一口气，完全成为了矿石。他走得很安静，没有怨言，没有哭泣，甚至没有肌肉僵化发出的声响。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目光呆滞，若有所求。他的手向前伸着，手指紧紧捏住那封信。我伸手摸摸他的脸，觉得光滑平整得像大理石一样，连皱纹和胡须也是。我移开手的时候，比坦的眼睛忽然转了一下，盯住了我，然后就永远僵住了。我没料到他还会动，吓了一跳。“今年冬天我可能就靠你取暖了。”我对他说，也算是他



的墓志铭吧。然后我叫曼塔基斯他们过来。

曼塔基斯夫人来了，我问她怎样能到市长那儿去。不到两分钟，她给我讲了五条路，可是我一条也没记住。我看看外面天色还亮，离太阳下山还早，大致知道自己该怎么走了。“比坦在这儿，你看着办吧，”我说，“他好像已经下了决心。”

她看了比坦一眼，摇摇头告诉我：“据说他出生时就摔坏了脑子。”我快步走出斯克里旅馆，听任她在身后唠叨。

路上空无一人。我朝北走去，想找到一条杂货店和酒店之间的小路，曼塔基斯夫人所说的五条线路中都提到过它。太阳已经西坠，风迎面刮得正紧。我穿梭在楼群之间，琢磨着一个问题：市长是在跟我开玩笑呢，还是真的想满足我对科学的好奇心？不过从他的样子看来，不像是胆敢捉弄我的人。于是我打消了开玩笑这个念头，一心一意地找我的路。清冷的空气让我精神了许多，完全驱散了“纯美”的最后一点效力。

还没走出几步，我就听到有人从后面走了过来。“大人，大人。”有人叫我，声音从风中飘了过来。

我还以为市长派人来接我，回头一看才知道是个抱着孩子的少妇。她头上包着头巾，不过看得出长得十分迷人。我跟她打了个招呼。

“大人，”她说，“我想让您看看我的儿子，告诉我以后他会有出息吗？”她把孩子抱起来，正对着我，我看到一张形状奇怪的小脸。其实，只看一眼我就猜得出大概了。这孩子长得有点粗俗，以后想必一辈子要过放荡堕落的生活。